



残酷的成长和盛大的复仇
绵长的爱情和空灵的绝望

尤尤的复仇

陈瑜 著

YOUYOU'S REVENGE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YZLI0890120175



尤尤的复仇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陈瑜 著



YZLI0890120176

© 陈 瑜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尤尤的复仇 / 陈瑜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9.8

ISBN 978-7-5313-3515-3

I. 尤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6384 号

尤尤的复仇

责任编辑 王 平

责任校对 王恒霖

装帧设计 冯晓驰

幅面尺寸 168mm×235mm

字 数 230 千字

印 张 12.5

印 数 1—10 000 册
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佳麟彩印厂

ISBN 978-7-5313-3515-3

定价:22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6215008

1

尤尤九岁时看到爸爸在做奇怪的事。他们裹住薄薄的单子，在扭动，模糊的笑声和女人的哼吟，尤尤自然以为爸妈在捉迷藏，打她记事起他们就从未这么互相友好过，开心极了的尤尤冲进房间，跳上床把被单一掀：“爸爸妈妈我也要玩儿！”

大人死寂，尤尤惊异。他们不仅光溜溜，且并不是尤尤以为的“他们”：那女人不是妈妈。她立刻弹起来一头撞上尤尤擎着的冰棍儿，胸脯上挂着黏兮兮的白奶汤儿，尖叫着冲出去，扔下爸爸一人黑了脸穿裤子。尤尤很快被骂哭了，她哇哇飘着泪，露出黑糊糊的牙洞洞。

童年时捉到父亲的通奸，也算是世上最糟的经历，尤尤却似乎没受伤。多年后她甚至回想，定是给这段经历唤醒，才能从平庸无奇脱胎出来，成了特异出脱的她——真正的自己——想到这里，她竟会小小的亢奋。

当年的小尤尤要更兴高采烈些。眼泪冲的泥沟儿还在脸上，她已与邻家小女孩炫耀起来：“见过你爸光屁股吗？我见过我爸！黑糊糊的一个——”一旁乘凉的爷爷一巴掌拍在嘴上，尤尤又哭起来，可惜得意太短了。

尤尤借此事发了笔小财。第二天“那女人”来找尤尤，其实她们认识，她是爸手下的梅子阿姨，每次见面都把尤尤摁在胸前，揉搓着饱饱亲一通。她太丰满，还搽呛鼻的花露水，尤尤给她闷得喘不过气，总厌恶地挡开那两团。

不过这回梅子阿姨很老实，红彤彤的脸小心赔着笑：“尤尤，尤尤。”
“干吗？”尤尤没好气。她这孩子狡猾非常，懂得大人的神色，她知道梅子阿姨

落了下风。

梅子阿姨往前凑，肥肥的小腿蹭着尤尤膝头：“尤尤，告诉阿姨，你昨天都看见什么啦？”尤尤没说话。梅子渐渐慌了，说了些“大人高兴就抱在一起”的蠢话，声音柔和，语调越来越低，语气却越来越急。

终于她一个转身跑开了。

不一会儿，梅子阿姨又回来了，手上多了个洋娃娃，尤尤把她抱在怀里。娃娃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，尤尤鼓起嘴唇吹吹她，喜欢的样子。梅子阿姨趁机说：“尤尤，答应阿姨一件事好不好？”尤尤抬起头，冷冷看着她：不笑的孩子是很可怕的，因为孩子通常都在笑。

梅子阿姨就要给尤尤弄哭了。

“我要一辆自行车。”尤尤终于说话了，她理理娃娃遮阳帽的檐儿，慢条斯理地补充道，“我要后面有两个小轮子的那种”。

梅子阿姨的儿子和她一式的白胖高，常神气地欺负尤尤，有段时间他泄了气，因为，尤尤突然拥有了一辆他梦里都不敢想的豪华童车。

骑过他身边时，尤尤蹬脚踏会更起劲，还要嘟嘟地摁车喇叭。

“白胖子知道吗这是你妈给我买的，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光屁股。”这话尤尤绝不说出口，她只会一遍遍心里重复，同时把下颌儿和脖颈儿昂成钝角。

看，这小女孩虽狡猾非常，却很懂得勒索的道德。

尤尤压根儿不是乖小孩。她性格暴躁、喜怒无常，梳头时常一脚踢翻凳子，就只为蝴蝶结的绸梢不够齐，当然，这只是她乱发脾气的借口罢了。

妈妈常给她弄得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，诱导、训斥及至体罚根本没用，女儿向来不哭，闹过后一如既往，若管教太严还会报复，比如送奶瓶被无名氏踢碎在门廊台阶上，牛奶都喂了玻璃碴子啦；又或者冰箱前的地上莫名地打破俩臭蛋，熏得人几天睁不开眼啦。有次她拧了女儿几下，第二天竟发现丝袜给塞进马桶，臭水冒得咕嘟咕嘟的。想让尤尤学钢琴移移性情，任你好哄歹劝就是不肯；她扬巴掌，那小冤家就瞪上眼死磕，两条小辫虎虎立着，凶着嘞。她是高傲强势的女人，给女儿这么欺负，有时想想倒是死了的好。

尽管降伏白胖子又气晕了妈妈，尤尤周遭仍存有劲敌。这个对手叫安静静。

安静静和尤尤同住一个市委大院，同读一所小学，同在一个值日组，这么一对理当要好的小姑娘却就是水火不容。跟小野人一般的尤尤不同，安静静人如其名，五官精致表情泰然，柔亮的发总是安安静静垂落肩头，夏天常穿淡紫鹅黄的泡泡纱裙子，冬季则是缀了白花边黑绸结的灰呢大衣；安静静的淑女做派是她妈引以为傲的教导成果，连走路都完美得仿似肩胛立时会生出天使的白翅膀。这样的安静静当然骄傲，她看不惯尤尤的莽撞，尤尤呢，也瞧不上她的骄慢。

安静静的爸，是市委大院里唯一比尤尤爸还大的官：莫小看这微弱的差距，只半级官阶，就足使尤尤和她爸一样常在明争暗斗中败阵了，于是安静静愈发神气，看尤尤的眼神都居高临下，渐渐把寻衅尤尤当成习惯：碰掉尤尤的作业本呀，嘲笑尤尤跳沙坑蹭的黑胡圈啦，给老师打小报告说尤尤课上又捣乱了呀……反正就是每个人小学时代都会碰上的那种女生和那些事，林林总总扰乱你，虽不大点儿事，却像朵鸡毛噎住嗓子，实在难受。

好在尤尤虽使小性，人却大气，几乎不曾被安静静气到，只一次，在她爸书房晒阳光，好端端这小人儿竟幽幽长长叹了口气，碰巧爸心情大好，关怀了一句，女儿便郑重地感慨：“爸你说，怎么我们小孩儿，也被你们官场污染了呢？”“嘿，这小不点儿说话还一套一套的，”爸给逗乐了，“请问格格，谁敢惹你啊？”格格是父母给她的昵称，他们虽彼此不和，对女儿还是相当宠溺。

“还有谁，安静静呗。爸，你说她怎么就能活得那么讨人厌呢！”尤尤蹭着爸的膝头盈盈一蹦，稳稳坐好，极富弹性地悠荡小腿，眼睛盯住脚上红鞋子：这是爸从澳洲带回的礼物，头层小山羊皮鞣制，正闪着昂贵的光。

爸揽住尤尤，把她毛乱的发一抚，认真地说：“格格啊，你要明白，人并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很多时候你得和不喜欢的人耗在一起，还得假装喜欢他们，甚至讨好你恨的人呢。”“为什么啊？！”女儿睁圆了眼睛。爸自觉这话题对童年太过沉重，就把话岔开：“安静静今天又欺负你了？”

尤尤一下来了精神，忽地立起身：“没没，我收拾了她一顿！”她攀了爸脖子咬耳朵，“今天大扫除，安静静让我扫厕所。她故意的！我就在那儿抓了条四脚蛇偷偷扔进她书包里了，上课时爬到她裙子上，她吓得一下就跳上去，”尤尤踩着爸膝盖敏捷非常地上桌，“就这样，就这样！”

爸任她撒了会儿欢，笑着问：“然后怎么样呢？”尤尤喜气洋洋的小脸儿立刻焉了，嘴一撇：“然后我就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去了。”

爸为女儿瞬间切换脸色的能力忍俊不禁，正要抱了她开怀大笑，却被突然进屋的妻子打断。

书房里乌烟瘴气，桌上的纸笔摆设给踢了满地，一旁花架上，自己精心侍弄的一挂禾雀花摇摇欲坠，而后干脆摔下来，“啪”地碎了一地；更让妈妈生气的是恨铁不成钢的女儿竟在桌上大呼小叫，而丈夫居然微笑着听之任之！

“尤尤你给我下来！”

尤尤给妈妈吼得打了个寒噤，愣了几秒却恢复常态，猴儿般下了桌，动作小心、神态狡黠地要躲在爸的身后。妈妈看在眼里，三两步上前把女儿揪到一边：“不准躲！今天你要罚站！”尤尤不服软，倒把眼睛吊起来，妈妈更生气了，“安静的妈妈刚才来过电话了！你今天在学校干什么好事啦？明明错了还不知改，我冤枉你了吗？”爸看不过阻拦道：“有那么严重吗，你喊什么？安静静刁得很，总欺负咱们尤尤，不给她点颜色更得寸进尺了！”妈妈冷笑一声：“欺负？你女儿会被人欺负？尤尤整天野人一样，不欺负人家孩子我就要念佛啦。”她眯起眼向尤尤厉声道，“妈妈跟你好声好气说过多少次，你爸官再大也是副的，安静静她爸才是正的！让你好好跟安静静相处，你就当耳旁风！你爸在单位已经让他爸压得很厉害了，你就不能少给他添点乱？！”尤尤张张嘴没吱声，倒是爸生气地开了口：“你别把大人的事扯到孩子身上；况且，况且我的事也用不着你来管！”“用不着我？用不着我！”妈妈上前一步，眼睛盯住爸的鼻子尖，“没我，没我们家，你能到今天这步？现在说用不着我了，你臊不臊！”她收回身形，微微晃着脑袋，恶毒地说，“我看安静静那么乖那么文静，还总奇怪为什么我不能教出那么好的女儿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这是遗传！你一个乡下货、穷鬼、山里的烂瓜秧子，还能指望你结出什么城市果子来！尤尤现在这样，统统都是拜你所赐！”

这对夫妻的争吵总不能跳出窠臼：从菜子大点事吵开去，愈演愈烈，毫无例外地转到妈妈对爸出身的攻击上，妈妈一旦说出“没我们家你一辈子都是穷鬼”这类话，爸就会情绪失控，爆发成飞沙走石的一场大吵，最后爸甩门而去，妈妈则留在变成废墟的家里大发脾气。

这种场景在尤尤面前发生了太多回，以致孩子不仅对此情此景有了免疫力——尤

尤绝不会像旁的孩子给父母争吵吓得大哭，对其过程也有了预见性。此时此刻，尤尤正安静地观察父母，她看见爸的太阳穴又像埋了只青蛙似的跳动，而妈妈一向抿得纹丝不乱的头发也飞了，大战的先兆使她顿时警觉，趁妈妈提臂叉腰，向爸再度冲锋之际，尤尤一个转身毛腰溜出书房，轻悄阖上了门——就在此时争吵临界，一个不知什么重重摔在尤尤关紧的门后。再次逃开父母冲突的龙卷，尤尤笑得得意狡猾。

她却不知道父亲未说完的一番话，已为她以后的坎坷不吉一语成谶。“室中尊堂

“很多时候你得和不喜欢的人耗在一起，还得假装喜欢他们，甚至讨好你恨的人呢。”

妈妈爱照相，更喜欢看自己的照片。她常常几小时地端详影集，沉浸在对过去的咂摸中。

外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，官做得大，若按古代说法，妈妈就是书香门第的千金，顾盼神飞，文采飞扬，模样儿又好，家里疼得跟什么似的，到了嫁人年纪，千甄万选把爸挑做女婿入了赘。

爸虽家穷，人却出息，又有外公提携，不几年就发展得有声有色，后来有了尤尤，年少夫妻，春风得意，本应恩爱非常，妈妈却因自小任性而跋扈，头几年爸还能忍让，渐渐也烦了，尤其外公晚年的官运和健康都每况愈下，后来竟郁郁走了，爸对妈妈就更不容情，两人龃龉不断。用妈妈的话说，爸是“忘恩负义”，对此她除了用无休无止的争吵发泄怒气，再也只能借无穷无尽的怅惘逃避现实。

妈妈珍藏了一张少女时的照片，是那年代特有的技术，将黑白照染色上去，人物脸颊烧得红彤彤，衣物颜色也不自然，却不能掩盖她耳畔两朵蝴蝶结的美：它们扑棱棱地飞在腮边，衬着那玉色的肤质并黧黑的眼眸；妈妈绾当时流行的辘环，穿大格子斜裙靠着一树桃花，眼中带了不谙世事的清纯，与现时暴躁、有些偏执的她大不同。后来尤尤一直揣着这张照片，也因为它是妈妈最爱的一张。

该把妈妈的人生形容为一匹蕾丝，开端洁白精致，尤尤出生前后就加了些残帛进去，渐渐竟撕裂得一塌糊涂：婚姻糟糕，娘家家道中落，后来甚至……那些先不谈，眼下暂时还好，尤尤也还无忧无虑过着优渥的生活。

相比同龄孩子，尤尤出挑也优越。她从妈妈那里遗传到圆圆的褐色眼眸和一对长腿，纤白小脸在乱蓬蓬的鬈发下富有生气：尤尤是好看的；而尤尤的机灵大约来

自爸。和安静静过度认真不同，她把功课全不当回事，课堂又常淘气，却能答出有时连安静静都不知的问题——老师说尤尤成绩有些男生的特点，忽坏忽好，时不时扑腾成一匹黑马，却总大起大落。比如春末的数学月考，发卷子的安静静蛮得意，一伸一伸到尤尤桌旁，把卷子往她眼前一送：“尤尤，你数学不及格！”尤尤的反应却让她失望，只努嘴儿示意她放下，就又埋头到手中的游戏机去了——这“任天堂掌中宝”是她爸刚从日本带回的原装机，用的是专配的迷你卡带，和那些只能摁摁俄罗斯方块的大路货全不一样，当然，它也是尤尤这一段成绩直落的罪魁祸首。

可惜安静静的高姿态并没维持多久。第二个月，学校举行了数学奥赛的预选，公布结果时老师毫无悬念地再次表扬了她：“……安静静又考了第一名……”后面安静静顾不得细听，急急忙忙去看尤尤的反应，目光未定，老师又说了，“这次要特别表扬尤尤同学，她和安静静考了并列第一，跟上次测验相比进步很大。尤其是——”老师特地停顿，“运算中她用了简便方法，有些是老师也没讲过的……”安静静游移的视野终于锁定尤尤，心情却已大变：学龄孩子里“简便方法”很是神圣，不仅表示聪明，还要被老师特别表扬——及格都办不到的尤尤，竟解出连她安静静都不会的“简便方法”？更让她光火的是，尤尤竟也回敬了一副恶狠狠的表情！安静静凶起来，她不知道尤尤懊恼的全是另一回事。

上次月考发了卷，尤尤把不及格的卷子团两团随手扔了，妈妈问起就答并没考试，怎料妈妈早接过老师电话，问只是诈她而已，这下可点了火药捻儿，偏赶上爸回家来，又拿着刚托人捎回的新游戏卡，一场大吵自然不可避免，结局是爸摔门而去彻夜未归，盛怒的妈妈把尤尤的“任天堂”扔出了窗，卡带们也給摔得粉碎，尤尤自己也被妈妈摁着脑袋乖乖学了一个月——尤尤的不高兴，就是为玩具的毁掉和被迫的不自由。

安静静只顾在得意失落间颠簸，漏听了老师课堂上铺垫的话，以致被找去谈话时大受打击：原来每班只一个参赛名额，鉴于尤尤的“简便方法”，老师决定推选尤尤，弃用安静静。“你成绩好表现好，前几次奥赛都是你参加，这次就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吧，这样可以鼓励平时表现不好的同学，也更能保证咱学校的名次，你说呢？”尽管老师语气委婉，笑眼眯眯，安静静回家后仍哭湿了大半个枕头，给她妈心疼的，甚至想通过丈夫向尤尤爸施压，让那丫头片子把机会还给女儿，转念想想实在太过狭隘，老师那边也不好交代，只得作罢。不过，尤尤不知情下给安静静

吃的这颗榧子，却算是喂下了。

尤尤的好看和聪明只是一方面。更让安静静甚至她爸都愤愤的，是尤尤家的富有。尤尤爸虽是二把手，赚钱手段却比安静静他爸高明许多，尤尤的吃穿用度自然是最好的，加上爸有不少行走国外的商人朋友，常带回新鲜玩物儿：娇兰的儿童香氛啦，France Luxe 的丝绸卡子啦，限量版的英国款芭比啦……不说有，连安静静也没听过见过。加之近两年尤尤爸主抓经济，手下多种经营公司管得有声有色，什么融资引资转变模式，文件上有的没的，只要新兴好用的路子，尤尤爸都用上了，引得上面每下来考察。尤尤爸名声在外，省里又总强调要选拔青年干部，安静静她爸明显受到威胁，渐渐就分裂成两个派系，明里不争暗里互斗，倾轧得厉害。

安静静的外形没遗传她爸多少，安国轩安先生生得油滑粉圆细皮嫩肉，肚皮上像扣了口行军锅，且是秃头，中间溜冰场四周稀栅栏，还不服秃，把一边头发留长生扯过去：这发式怕风，一次他去奠基，刚挥锹那撮毛就给吹耷拉了，自此不得安生，那讲话又冗长，他狼狈，急得大汗，秃的地方放着青光。这情景正巧被看直播的尤尤见到，她本是看爸的，不想赶上滑稽的场面，当场笑倒，一边大叫：“安秃秃！安秃秃！”尽管妈妈竭力喝止，这外号还是让她告诉爸并传播开去。

安秃秃没少给爸使坏，私底下说的话常被女儿用来吓唬尤尤：“我爸说了，你爸钱来得不正经，早晚给抓起来！”尤尤可不怕。她知道爸收入里有些猫儿腻，都是父母关起门才能说的名堂，但爸多精明，绝不会有破绽给安秃秃他们抓住；况且爸总说他安秃秃才是真正的巨蠢呢，有什么资格装正直，狗屁！

安静静低落不久就扳回一城：尤尤成绩上去才几天，妈妈管松了，这淘气包又放了羊，抱着整套《哆啦A梦》大长篇看不停，在被窝点手电也要看，弄得小小人儿黑眼圈倒有老大两轮，功课又退步，数学奥赛一塌糊涂，实在有负众望。害得老师那两天见了安静静，脸上都讪讪的。

然后艺术节来了，班里排音乐剧《绿野仙踪》，老师吸取教训，把主角多萝茜和监督排练的任务都派给安静静，还要她负责最重要的钢琴弹唱；至于尤尤，本着全体参与的原则，她也得到角色：扮演背景的大树。

安静静再度神气，跟尤尤耀武扬威，对人呼来喝去，连剧本也要改：和西方女

巫战斗的戏，铁皮人狮子的台词砍去一半，可怜的女巫话都没说就一命呜呼，只剩“小英雄”多萝茜上蹿下跳独当一面。尤尤觉得太离谱，嘟囔“太蠢了”，安静静眼一翻嘴一撇：“这儿的人就我会弹琴，多萝茜不唱难道让你大树唱？不会弹琴就好好演你的大树吧！”

当天尤尤是赌气回的家，路旁冬青的叶子都要给她薅光了，刚进楼下花园，嗓门就脆脆撒开了：“妈妈妈妈！妈妈我要学弹琴！”

女儿喜好虽来得急，好在这样的家庭能应对，惊喜不已的妈妈当下就给爸打电话：“哪儿呢？你女儿要学钢琴！”爸声音压得低却有趣味：“这小格格，心血来得又是哪门子潮哇？我打电话到群艺馆（群众艺术馆）给她定琴找老师。”妈妈还想问爸晚上是否回家，那边已匆匆挂了。

当晚爸没回家，一架锃亮的琴倒抬进了门，不一会儿老师也到了，是个眼睛漆黑的漂亮姑娘，身材舒展皮肤嫩滑，十分引人怜爱，惹得妈妈好一顿盘问，待确定她实在不认识爸才准进门，后来想想还是不妥，到底给打发掉，换了个男老师。

新老师女气，又总敲着尤尤指节刻薄教训：“又乱穿指，别这么僵好不好啦！”尤尤特烦他。琴课却坚持下来，尤尤竟能守着琴谱日复一日弹那些枯燥的练习曲，真是奇迹。

尤尤班个头最高的男生叫郑青，长得头圆颈粗，脑筋不好用，嘴也笨，爱发呆，常被同学逗弄，却不生气，只咧嘴嘿嘿笑。这种男孩安静静自然看得草芥一般，若不是挡了她的道，怕是永远不会答理人家。

因为块头大，郑青给布置去演铁皮人，穿上纸壳盔甲行动不便，又把眼鼻统统遮去：弄成这么丑，在安静静看来比演大树还凄惨。可他很卖力，每次排演都穿好盔甲，闷得湿淋淋也不肯脱了擦擦。有天他脚下慢了，碍到安静静走台，安静静立刻噙个牙花，眼角向下一瞥道：“起开一边去！”郑青一慌扑倒，爬起来就崴了脚，说台词也迟钝，怕是摔忘了。

孩子们哄堂大笑，现场即刻乱套，安静静急了，四下走几步：“别乱嚷嚷，好好演！”又一白郑青，“怎么总忘词儿，讨厌！”郑青道着歉慢慢退去一边，一高一低的步子逗乐了安静静，她扁扁嘴：“你瞧瞧你，蠢得像头驴，还拐了，真是个瘸驴。”她为自己轻描淡写的语气、哗众取宠的效果沾沾自喜，正哧儿地要笑，突然

被什么“砰”地砸中脑后，她白嫩双腮气得红涨，捂着脑后去找，看到尤尤在那里，穿着大树服，却没戴树冠：那头饰已摘下来扔她了。

不等安静静说话，尤尤早跳出来喊：“安静静你凭什么欺负同学?!”又扭头问郑青，“你干吗就让她这么欺负你?!”郑青答不上，安静静已回了神，酸酸接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关心同学，难不成喜欢他?”十一二岁并不懂成人间感情，却已用“谁喜欢谁”的小闲话嘲笑人了。安静静此语一出孩子们就乱了，女生偷偷笑，男生起着哄，她则望向尤尤，幸灾乐祸的架势。“放屁!”尤尤理直气壮，教室登时静了，“上周选班长你说什么了?‘关心朋友团结同学’说得好听!你就这么关心同学?你就这么当班长?你自己说安静静!”安静静语塞，扭头见老师竟在门口，这下得了救，眼里立时蓄上委屈的泪：“老师，尤尤带头捣乱，我的琴弹不下去了!”又用弹琴说事儿，尤尤心中火起，倏地奔到琴前，“咣”地掀开琴盖，虎虎落座：“安静静你听着!”

尤尤提起双肘深呼吸，一段多萝茜协奏的过门就给她慢慢弹出来，安静静睁圆了眼。孩子们惊讶的私语尚未消退，尤尤已开始唱歌，她弹唱还不熟练，却胜在活泼自然，尤其唱到高兴，即兴一句“Let's dance together”，嗓音甜滑，又生动地一招手儿，哪怕听不懂她诌英文的孩子也会被感染，前排几个甚至围成圈踏着节拍跳了几步。

尤尤吃力更享受地弹着，大树服的枝条也跟着欣喜地颤动，这模样的可掬并场景的浑然，令老师也会心地悄悄一笑。

2

尤尤爸已多次夜里不在家，但他工作是频繁出差的性质，应酬又多，常在办公室放好行李说走就走，所以妻子对他的去向竟也没多问，倒是女儿那边生了疑：原来他在外头养了人。安秃秃自然把单位的风言风语带回了家，又被他那急不可耐的女儿传到班里，给尤尤知道了。

这天早晨不对头，尤尤刚进教室，就有一团孩子挤在后面眉开眼笑，见她来即刻散了，安静静扭搭地过来：“尤尤你们家可真热闹。”一个害羞女孩扯尤尤衣角，红着脸指给她看黑板：有人简笔画了一把伞下两颗心，旁一排小字：“尤尤她爸搞

女人，还干那个。”写字的人居心叵测地用了左手，尤尤仍认出那倒挂月牙似的一点是安静静笔迹，立刻扑去一个绊子把她掀倒。安静静挣扎，尤尤一屁股坐在腰上，刚举拳要打，忽然想起九岁时眼见爸和梅子阿姨的事，她才不到十二岁，心智却已开始成熟，能大约懂得“这就是‘干那个’”，脑里便嗡地呆在当地。安静静早推开她，仔细拍净衣服，跑去告老师了。

尤尤给留堂到很晚，刚放出来就被特意守在门口的安静静啐了一口：“看着吧，你和你妈都没人要！”尤尤一愣，垂下了头。

这回她是真被狠狠地戳伤了。

当天是尤尤爸和外头那个认识整两年，“那一个”置备了一桌精致小菜要留他过夜，他却不肯：尤尤生日要到了，他托朋友从台湾带的娃娃洋装刚到，等不及要看女儿穿上的漂亮模样，于是顾不得“那一个”的失望，浅浅尝几口菜就往家赶。路上忍不住看那礼物，淡粉包装盒细致地割出展示窗，能看到那洋纱裙子上雪青水绿的波尔卡圆点、烫得平整的花边，领子上还打个小紫色绸结——小女孩的东西就该这样！爸想象着女儿的开心，不觉踩紧油门开快了些。

回家后却全不是一回事。未进花园就听到喧嚷，他心说不好，匆匆上楼推门一看，哭的不是女儿，倒是妻子。她不说话，只把一双粉肿的眼瞪着尤尤，手里捏着变了形的衣服撑子。再看尤尤，两只手掌已肿起老高，没哭，小脸憋得紫涨。

爸心疼地厉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打孩子！”“你让她自己说！”爸让尤尤倚着自己，轻轻说：“格格跟爸爸讲。”尤尤没吭声，只把脸深埋，爸只当她又做错事心虚，抬起那小脸要逗弄，却见女儿眼中竟盈了满满的泪！下个瞬间那些泪已争先恐后掉落，尤尤的抽噎也迅速发展为号啕。

从来不哭、狡猾异常的调皮女儿竟哭得这么伤心，连妈妈也吓坏了，她把尤尤转过去一展，心慌意乱地打量：“是不是打坏啦，格格快跟妈说哪儿疼？”语气已带了十分歉疚，“她今天在学校又打架，骑着人家安静静！问她怎么回事，就是不说，我着急打了几下，平时比这手重都欢蹦乱跳的，今儿，今儿……”“哪儿有这么打孩子的！起开！”妈被爸一把揉得愣住，半晌呜呜哭了：“你只会这样！尤尤多难教你又不是不知道！你不管家，总扔下我们娘儿俩，孩子总找你，可你想过她吗？！打她，我的孩子我不心疼吗……”爸哑口。

这晚竟没吵，夫妻俩守着孩子一夜无言。

尤尤一场大哭换来一夜温馨，清晨醒来格外满足，又见那粉红盒子放在枕边，当下笑嘻嘻拆开穿上，蹦跳出屋：“爸你看我！”起居室沙发却是空的，并没有爸在看报吃早餐；早餐倒放好了：煎得橙黄的蛋饼，切得精细的泡菜，热腾腾的粥盛在小瓷碗里，还有一对小笼包香香地挤在一处。

“格格起床啦，吃饭吧。”妈妈端一碟油绿小菜走出厨房，“你爸先走了，晚上不回来，安静静她爸叫开会。不过爸爸叫告诉你，明天他一定按时回来给你过生日。”妈妈情绪好，平心静气的她漂亮得很，眼角眉梢清清爽爽，围裙都系得格外平整。

上学前尤尤在整容镜前一走：妈妈给梳的抓髻，扎好两朵紫色亮缎，呼应着颈上小小的绸结；风琴样式的裙摆在膝盖处上浮两寸，露出圆圆膝盖细细小腿；乌亮乌亮的眼珠，向镜中自己美美一笑，表情平添几分生动——多好看的小姑娘！

这个好看的小姑娘一进教室就被安静静看到，后者正被一圈孩子围着炫耀什么，拿眼角把尤尤一溜，立刻提高声量：“放学爸爸就来接我，傍晚我们就到水库了，有新鲜的罗非吃，我爸说……”起初尤尤没当回事，一会儿想起妈妈早晨的话：安秃秃不是要找爸开会吗，又怎可能带安静静去玩儿呢？

尤尤坐不住了，不顾在上课，团个纸团扔给安静静：“你爸啥时带你走？”

安静静以为尤尤艳羡她，面色立刻罩上神气：“放学就走，我爸随我。”

“晚上你爸不是找我爸开会吗？”

她不耐烦地耸眉：“我爸要带我度周末，再多会也得推了！”又笑着晃晃肩，“你以为都跟你爸似的，不想回家不要你，就随便找个借口！”

尤尤神色大变，待要回嘴反驳，安静静已高高举起手：“老师！尤尤又影响我上课！”

.....

开会只是借口，一下班尤尤爸就开车往“外头那个”的住处跑，心乱如麻想着心事，许久才发觉后窗给摇下来了，紧接着就见茸茸的一个发髻。

“尤尤？”

前后座间蹲着的小人儿直起身。

“你怎么猫在这儿？”

“等你。”

“你怎么上来的?”

“骗你司机来着。说你让我先上车，他就给我开开了。”

“格格，你找爸到办公室就行，藏这儿干吗?”爸哭笑不得。

“学校传你在外面，嗯，在外面搞女人，还……是真的吗?”

“你和安静静打架就为这个?”

点头。

“这事跟妈妈说过吗?”

摇头。

“为什么呢?”

见爸脸色趋于和缓，尤尤即刻活泼许多，猴儿般爬到前座：“哎，这种事情，总是不好说的。”小东西一脸老成，爸给逗得一笑。“妈妈知道一定大爆炸，你俩再吵下去，说不定你就真不要妈妈和我了。”

女儿话里的落寞让爸心尖一抖，他急忙说：“胡扯，怎么会不要你们。爸爸最喜欢你了。”

“可……你老不回家。”

“爸爸错啦，以后不会了。说，为什么跟踪爸爸?”

“我想看那女人住哪儿，有没有妈妈漂亮。”尤尤郑重地问，“爸你到底去哪儿?”

“哪儿来的‘那女人’!”爸沉吟几秒才说，“会取消了，我准备陪宝贝丫头吃饭，说，想吃什么?”

爸同意带妈妈一起出去吃，尤尤高兴非常。女儿的开心让爸不由得把决心又下一遍：尤尤，这些事爸爸会解决的，要不了多久……

爸变了。眼神变得柔软，语调变得和气，花费了异常多的时间在家。比如他第一次要求去开尤尤的家长会；比如尤尤演大树领回集体奖状，他捏在手心笑咪咪地看半晌；又比如做饭时妈妈抱怨葱不新鲜，他竟买了一捆回来！尤尤翻翻挂历跑进厨房：“妈妈！今天我爸都第二十八天下班回家了！他，他还买了葱！”妈妈搁下油勺，刮刮尤尤的颊：“傻格格。这也大惊小怪，你爸说了，以后会腾更多时间陪

你。”“为啥？”“什么为啥。他是你爸呀，应该的。”尤尤还问，被妈妈“嘘”地制止：“上次你哭那么凶，把他吓着啦。大概因为你从来不哭吧，”妈妈的凤眼向门外一闪，“你爸内疚啦。”

父母竟多少恩爱起来，且不管其中真假几何，起码少了许多横眉冷对，是在平心静气过日子了。尤其是爸，妈妈脾气急上来他再不赶话，若尤尤在场，他会看着女儿心情好地笑笑；妈妈觉察丈夫为女儿着想的苦心，不好意思再执拗，家中争吵绝了迹。尤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

我们说环境是能决定孩子性格，尤尤本心不坏，家庭和乐又把脾气里的乖戾筛去不少，就这样慢慢过了一年，尤尤变了人似的。成绩冒尖，也不捣蛋打架了，尤其钢琴学得有声有色，已能参加区内比赛，看她梳着光泽可爱的齐眉刘海儿，把一副长发放下来，穿好妈妈给配的淡桃红连衣裙，舞台灯光暗下去，只一圈聚光罩着她——“格格成大姑娘了。”台下的爸对妈妈说。后者点头，一脸骄傲赞许。

优渥和美的家里是中年有成的父亲和美丽多才的妈妈，自己又聪颖好看灵巧，这是初初长成的少女所能拥有的最大幸福，尤尤常祈愿这一切能长久。可她尚小，并不懂得，有这种满得要溢的幸福，人多少会惶惑，为恐怕失去的担忧，就像沉浸于浓情蜜意时心底的隐痛，为将来的不可知，和机缘的错落与巧合。

变化始于初春的一次出游。尤尤家到市郊野餐，天气晴好，笑影如织，尤尤草帽上的绿缎子，妈妈餐盒里的红草莓，一切在后来的记忆里都有种遥远惆怅的鲜艳。

尤尤离开餐布放了会儿风筝。她并不会，是爸帮她放飞的，飞得高高的。尤尤怕它掉下来，不时看看爸，爸也笑盈盈地回看她，她好玩地想，我放风筝，爸爸放我，都飞得高高的。

尤尤又看了爸一眼，本是无心，却见他刹那没了笑脸，视线越过她在远处，仿佛见了什么人，尤尤赶紧扭头找，只看到个像是女人的背影。爸却全然白了脸，晃他也没反应，尤尤便找妈妈。

妈妈晒着太阳浅睡，大波浪的头发一些散在草地上。她枕着爸刚折好的丝巾，包着些苹果花瓣。它们飘得四处都是，一些掉在她头发上，一些掉在爸肩膀上。妈妈的唇轻抿，有种淡粉的柔光反射起来，她瓷白的皮肤已添了小小纹路，花瓣落在

脸上，她痒痒的去抚，像要磨去那些细纹。领口散着，能看到一颗泪滴似的蓝坠子歪在颈窝，是外婆的遗物。

之后爸一直处于恍惚，本是愉快的野餐草草收了尾。这些尤尤记不清，她忘不掉的是那天看到的妈妈。

非常美丽。

野餐后爸变得古怪，又说不上哪有差别。某天早饭，爸和尤尤都安静，碗盘叮当间妈妈嘀咕：“钢琴该调音了，你看是不是叫个人来。家里有折子到期，你陪我去倒一下吧，数比较大，”她伸手比画一下，“对了，这几晚你老说什么‘你回来了’，谁回来了？”

爸终于从碗里抬起脸，含混地说：“是……梦话你也问，我记不清了。”尤尤放下抹蜂蜜的小扁刀，疑惑地看着爸。她猛地想起野餐时见到的女人，待要诧异，却被妈妈拍在手背上：“上学要晚了！把奶喝了，还大梦呢。”尤尤扯三片吐司卷吧了塞进嘴，咕嘟嘟灌了两口牛奶：“我出门了。”“你爸也吃完了，让司机捎你过去。”“不用，我坐公车。”她抓起书包，关门听到妈妈说：“真是，你和孩子最近都奇奇怪怪。”

尤尤和安静静的龃龉随升学稍作缓解，虽又考在同一所中学（当然，安静静被尤尤竟考得上她的重点气得脑涨），好在不同班，彼时尤尤的幸福安静静无法一看到，嫉恨的火焰只好闷窒地烧。不幸两家仍住一个大院，低眉抬眼总要碰到，旧恨难免缠出新愁。

暑假的第一个周末，尤尤出了家门，一边犹疑地想心事：近来爸越发古怪，常独处，又爱紧张，有次竟揽着她呆呆看了半小时，这到底是……尤尤劳着神，忽听有人叫姐姐，她一看，是牛牛。四岁的牛牛是尤尤的小友，修鞋师傅的儿子，长得黑黝黝，晒得油亮亮，开裆裤露着牛牛，他乖乖坐在鞋摊上，一见尤尤就喊姐姐，尤尤很喜欢他，常把零食送他。

正蹲下逗牛牛，却见安静静远远过来，边走边欣赏自己的影，那自怜模样令尤尤不禁做个要呕的鬼脸。安静静径自来到近前，手上多了个冰淇淋蛋筒，招摇地舔着，牛牛立刻被吸引了。她放慢脚步，笑咪咪弯腰：“小弟，小狗怎么叫呀？”